

評點東萊博議

鑄記書局印行

批評東萊博議卷三

上海鑄記書局校印

崇明馮泰松雲伯重刊

葵邱之會

僖公九年夏會於葵邱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傷

越于下以貽天子羞不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動遠客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客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動於行晉侯乃還

天下之為治者未嘗無所期也王期於王霸期於霸強期於強不有以的之孰得而射之不用

以望之孰得而趨之志也者所以立是期也動也者所以赴是期也效也者所以應是期也況

然而議卒然而行忽然而罷汗漫荒忽無所歸宿者是豈足與為治哉故期者聖君賢臣所以

先天下之治者也期固為治之先亦或為治之害自期於強者至強則止欲挽之使進於霸不

可得也自期於霸者至霸則止欲挽之使進於王不可得也何則其素所期者止於如是也強

而止於強霸而止於霸是特安於小耳雖不足肩盛世而追遐軌然下視弱國陋邦所獲不既

多矣乎謂之無志則可謂之有害則未也抑不知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強

而止於強必不能保其強也霸而止於霸必不能保其霸也驅駿馬而馳峻坂中間豈有駐足

之地乎齊桓公拔管仲於縲紲桎梏之中屬之國政立談之間遽以霸功相期何其壯也所期

既立左國右高前鮑後隰下逮比閭族黨之民夙興夜寐淬厲奮發以赴吾君之所期至於葵

邱之會威加諸侯名震四海天子致胙王人下臨環以旌旄崇以壇陸幙張燎舉有司戒期駢

駢應動者所以赴是期

主交焉。仰首就位。弁冕秩秩。穆然無聲。於是桓公降阶。導廷下拜王命。興俯跪起之容。翼如也。

環佩衝牙之音。鏘如也。降寵榮光。焜耀在列。申以五命之嚴。永以載書之信。明約顯命。若挾河

漢而轟雷霆。區區曹許之君。出於鼠壤蟻封之中。驟見曠古駭俗之偉觀。目眩氣奪。莫敢仰視。

雖平日跋扈倨強。不受控御如晉侯者。猶膏車秣馬。奔走道路。恐干後至之誅。五霸莫高於桓

公。而桓公九合之盟。葵邱之會。實居其最。一時文物之盛。騷人墨客。誇談矜語。至於今不衰。嗚

呼。桓公素所自期者。及葵邱之會。悉償所願。滿足無餘。種之累年。而獲於今日。信可謂不負所

期矣。所期既滿。其心亦滿。滿則驕。驕則怠。怠則衰。近以來宰孔之譏。遠以召五公子之亂。孰知

盛之極。乃衰之始乎。吾嘗譬桓公之功業。葵邱未會之前。猶自朔至望之月也。寢長而寢盈。葵

邱既會之後。猶自望至晦之月也。寢缺而寢盡。蓋未滿則有增。既滿則招損而已。尚安能復增

乎。甚矣人心之不可滿也。桓公非不知滿之可戒也。所期既滿。其心不得不滿也。使桓公所自

期者。不止於霸。詎肯至霸而滿哉。桓公之罪。在於自期之時。而不在於既滿之時也。雨暴而沼

溢。酒暴而厄翻。沼之所受有常限。厄之所容有常量。人之所期有常願。踰其限。過其量。塞其願。

雖不欲滿。而不自知其滿矣。我不為沼。何憂乎十日之霖。我不為厄。何憂乎千釀之醴。桓公素

不以霸自期。則下視霸功。亦蛟螭之過前耳。吾是以知自期之不可小也。進霸而至於王。極天

寫伯者得意忘家如畫

寫伯者氣魄震動赫奕光景如畫

滿字應前止等起下十餘滿字

文字有次第

文情掩宕

喻意未盡正意

似言生於既滿之時擇此三句說不在既滿之時倒敘法也

綱

者耶。

孫執升曰

孔子以器小議管氏即此意

朱字綠曰

通篇兩層立意一是不可無所期一是所期不可自小而至于滿主意重在所期不可自小而至于滿却先說不可無所期輕先于重多用此法至光米滿驚豪后軼學

自來自

張明德曰

期於霸而復期於王此自有無限作用何患唐虞三代不復見于今日也桓不見及此仲更不見及此東萊乃言之藝藝篇中如言葵邱未會之先猶自朔至望之月寢長而寢盈葵邱既會之後猶自望至晦之月寢

缺而寢盡此等議論誰能道得出半字即使依稀言

衛侯遜位激民

僖公十八年冬邢人狄伐衛國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繁畝狄師還定公八年晉師將盟衛侯於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詎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

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渥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敵涉佗援衛侯之手及扼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視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鄆大夫問故公以晉詭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

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

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戰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實焉何運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天下之物有置之則不可見動之則不可禦者殆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機之發於天者然也兄

機字從激字生

弟鬩于牆而外禦其侮是心安從生耶兄弟之愛天也鬪鬩之時其機伏而不見初未嘗亡也

一旦遇途人之辱以動吾之機是機一發豈薄忿細怨所能遏耶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

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大機也私欲梏之小智藩之封繫固密其機若不可復還也或叩焉或

觸焉其機立應掣其桔決其藩固有破百年之人偽於一息之間者矣唐之代德何如君也昏

庸猜虐民困其暴固已不復知有君臣之義也及在播遷流離之中用柳伉陸贄之言貶損自

責以感發天下君臣之機真機既生森不可禦向日之抑塞向日之殘酷向日之橫斂向日之

征徭後機一衝前怨減息愛君之外舉無餘念疾首痛心爭先赴敵不越月踰時而歸二君於

應安前百年一息

入題以議論為敘事

故都祀唐配天不失舊物暫動其機效己若此況其機素明者耶衛國之君兩用此機文公以

邢狄之侵避位而激其民動是機於前而終能滅邢靈公以晉之侮亦避位而激其民動是機

於後而終能亢晉是非樂於自屈也不屈己於此則無以發機於彼也文公固賢主若靈公豈

素拊循其民者耶民之所以畢力拒晉者非為靈公也靈公之言適動其愛君之機而不能己

復提前文字立論

歐陽代德

也雖然動天之機者不可雜之以人狄侵晉侮非有陝郊之危奉天之急也而文公靈公張大

狄侵晉侮非止辱不可以罪二君出公事不同等合未確

其事甚己之辱而起民之怒其動民之本既雜而不純矣故衛國之民天機雖動人機亦隨馴

致其患公孫彌牟反竊是機以拒出公非動其機者不端詎至是耶以人蔽天猶可也以人亂

天不可也蔽者其天尚存方開之以天而遽投之以人本原汨亂吾不知其何時而能去也

朱字綠曰

動其機亦是平常議論取其首尾完好引代德二字事亦切

張明德曰

機伏而動單為題中一激字伏脈兩引唐事證據確切以議論為敘事末後又歸到天字上首尾相應自是穩當文字

梁亡

唐公十九年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天下之不容泯者天理也登唐虞之朝者舉目皆德政陪洙泗之席者八耳皆德音縱橫交錯

唐虞洙泗見天理陝下國民中乃見天理

無非此理左顧右盼應接不暇其何自而窺天理之真在哉至於居橫逆淫諛之中天理間發

引兩客

豈非是理之真在歟我生不有命在天人皆知紂之託詞也然天之一言胡為而忽出於紂之

口哉何適而無道人皆知跖之託詞也然道之一言胡為而忽出於跖之口哉紂身與天違而

口忽言天距身與道違而口忽言道噫不如是何以知是理之果不可亡歟梁伯溺於土功罔

民致寇自速滅亡其罪固然矣吾獨於罪之中而知天理之所在焉人皆以罔民為梁伯之詐

心吾獨以為梁伯之良心世之論良心者歸之仁歸之義歸之禮智信未有敢以詐為良心者

也名詐以良心豈有說乎曰詐非良心也所以詐者梁心也梁伯之版築其自以為是乎其自

以為非乎如自以為是必不待罔民以其寇將至也必不待罔民以秦將襲我也惟其心慊然

以為非恐民之不我從故虛張外寇以脅之耳嗜版築而不己者心之私也慊版築而不安者

心之正也詐回非良心慊獨非良心乎是以知天理常在人欲中未嘗須臾離也欲心方熾而

慊心遽生孰導之而孰發之乎嗚呼梁伯一念之慊此改過之門也此復禮之基也此堯舜禹

湯文武之路也使聖人迎其善端推而大之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奈何一慊方生而遽繼

以詐自起自仆良心安得而獨勝乎是知與生俱生者謂之良心毀之而不能消背之而不能

遠有以繼之則為君子無以繼之則為小人繼與不繼而君子小人分焉故學者不憂良心之

不生而憂良心之不繼

唐荆川曰

文有理趣而語句洒脫

孫執升曰

前半言天理後半言良心良心之亡即天理也天理獨出於紂距之口良心獨在於詐心之中專為小人誘掖故多用叩擊法

朱字錄曰

孟子

言性善朱子言雖下愚不能無道心自是顛撲不破從混沌減良心處看出良心意更警切由此推之凡為不善而工於覆匿與為不善而假託善名者何非良心之所在也王伯安言良知是知有良心者矣乃曰無善無惡之心體然則良知又是何物至今祖述其說者必欲

打掃善字一空歸於虛無而後止使心之體果無善無惡必不知善之為是惡之為非也
張明德曰
人性本善上智與下愚均梁君何為復欺罔其民以行不善耶從和尚位下活生活者必又曰滿街都是聖人矣
有這點種子朱子亦嘗言

東來傳義 卷三

人雖極惡大罪未嘗無道心可知為善之良心易見而為惡之良心難測也文能從此中看出良心二字用意獨奇尤妙在分君子小人
在良心之繼與不繼二字內有多少咀嚙且開多少法門一無善無惡之心體體本渾然如一太極所謂良知者乃渾然中不見有一惡
之可指可名因無惡之可指可名而謂之善非心之體實有善惡之分也事有善惡而念無善惡念加於事之善者則為善惡念加於事
之惡者則為惡念博議中已詳言之人有求財不厭為貪心乃本此心以求道則與夫子學而不厭何異又有守財弗失為吝心乃本此
心以守道則與顏子之服膺弗失又何以異向之惡令之善特因利與義而改其名彼心之體當富有善惡者耶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果爾則滿街都是聖人矣必從知尚位下討生活哉然則人特患尚善之心不專或轉求道守道之念以求利而守
利則滿街都不免是凡人耳至謂祖述王氏之說者必將善字打掃一空歸而
止于虛無此不足患也在自神其說者能明辨以晰而不囿圖其語焉斯得矣

用人祀神

僖公十九年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郕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
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

精簡
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
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無間則仁有間則暴無間則天下皆吾體烏得而不仁有間則獨私其身烏得而不暴幽明也

物我也混混同流而無間者也喜同一喜喜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喜怒同一怒怒觸

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怒判而為慘舒休戚愛憎哀樂之情別而為盈虛予奪是非損益

之理散而為禍福利害安危死生之變彼動則此應彼發則此知未嘗有間也昔之仁人所以

視民如傷者豈以冥冥之不可欺昭昭之不可犯哉幽明物我通為一體不見其有可傷之地

也既傷於民亦傷於身既傷於身復傷於神噫知此者其知仁之方乎不仁則不覺不覺則不

合幽明不合而有人與神之間焉物我不合而有人與己之間焉遂以為苟便於身何恥乎媚

神苟媚於神何恤乎害人以妄傳妄以偽傳偽然後淫誣怪誕之說興然後羣蒿悽愴之妖作

然後陰詭側僻之祀起然後費塗剝剔之亂生如宋襄楚靈季平子之事蓋有禽獸之所不忍

為者。非天獨賦以酷戾很逆之性也。私己深。畏神甚。倫惑其心至此極也。一時之君子。又從而譏之。曷若求其為暴之原而滌之乎。有問一段長天下之理。有通有塞。其通耶。八荒之外。六合之內。幽明物我。不見其間。孰非吾仁其塞耶。雖汲汲以愛人利物為念。然毫芒之差。藩籬限焉。發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民有不得其死者矣。一念之毒。流金鑠石。一念之駛。奔電走霆。雖未嘗以兵殺人。實以心殺人。雖未嘗用人以祭社之神。實用人以祭心之神也。其視宋襄輩。何以太相過乎。通者仁之門也。塞者暴之門也。是故欲仁者。不於其仁於其通。去暴者。不於其暴於其塞。總束

王鳳洲曰

不就殘忍立論。但曰有間。無間。字字從性命上得來。

鍾伯敬曰

以通塞中論。無間。更覺精透。

徐揚貢曰

胡文定元年傳發明。仁體東萊此議更透。

孫執升曰

東萊先生說理之文。最多精語。讀至復傷於神及用人以祭心之神。二說毛髮俱豎。神在人心之中。殺人者自殺其心之神。似為孟夫子一語。語下注脚。語更危甚。痛甚。

朱字綠曰

用人祀神。其惡甚著。本不

足論前用幽明物我。莫非同體看出。仁道之無可傷。後用一念之毒。一念之駛。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看出不仁之不在大。聖賢精言。能發前人所未發。

張明德曰

神與人一也。以人祀神。神豈享之乎。雖黃童白叟。皆知其事之誕。而立心之慘。而忍

也。先生語必窮源。況幽明物我。猶是老生常談。讀至復傷於神及用人以祭心之神。二說令我拍案叫絕。閱至此。漏已三下。通身毛髮俱豎。奇絕奇絕。

宋人圍曹

傳公十九年。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毋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蓋姑內有德乎。無闕而後動。

天下之情。不見其速。未有見其遲者也。浴焉而食。食焉而繭。繭焉而繅。繅焉而織。歷數月而後得帛。凡蠶者皆以為固然。不聞厭其遲也。耕焉而種。種焉而耘。耘焉而獲。獲焉而春。歷一歲而後得粟。凡農者皆以為固然。不聞厭其遲也。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應見字

一階一池。豈可妄躡哉。由三代以前。亦未聞有厭其遲者也。見倚市門者。得帛於一笑之頃。則

此段法變以化其板

回視蠶婦數月之勞。不勝其遲矣。見坐賈區者。得粟於一日之間。則回視農夫終歲之勞。不勝

題只一點

以下中前正論轉出小人欲速

其遲矣。功利之說興。變詐之風起。棄本徇末。競收富強之效。於立談之餘。反顧王道。豈不甚遲

不如本

而可厭哉。是宜子魚舉文王之事。而終不能止宋襄之師也。儒者之論曰。蠶而帛。農而粟。身而

治正也。不以蠶。不以農。不以身。雖得利。如不正何。嗚呼。小人之情。惟利是嗜。既衣其帛。何恤乎

以下是本論一篇正意在此

此三段為兩段

不蠶之名。既食其粟。何恤乎不農之名。既享其治。何恤乎不身之名。為是論者。豈足以梃小人

既段折入喻語文勢回翔有情有景

之心哉。盡反其本矣。天下之所以有僥倖而得帛者。以蠶婦陰為之織也。天下之所以有僥倖

而得粟者。以農夫陰為之耕也。如使天下盡厭耕織。焚其機。斧其耒。則雖有巧術。何從而取粟

陰字應首句不見二字不見中有此在也

帛。皆將凍於冬。而餒於途矣。彼僥倖而收功利。豈真其力哉。亦聖人之遺澤。三綱五常之猶未

亡者。陰有以扶持之也。向若聖人皆效後世之欲速。廢其根。涸其源。以爭旦暮之利。則大經大

猶耕織之有布粟

法殄滅無遺。人之類滅久矣。雖有欲速之心。何所用哉。然則後世共詆薄。以為遲鈍迂闊者。乃

其所恃以生者也。無賢者。則不肖者不能獨立。無智者。則愚者不能獨存。彼其相戕相賊。歲消

設難以待後之君相

月鏹。而戴髮含齒之屬。終不可盡者。意其中必有所恃也。所恃者。果專在於聖人乎。曰否。

孫月峰曰

文勢縱橫然觀其步驟却文接轡而馳

鍾伯敬曰

臨去又一轉有餘不盡含無限烟波

朱字綠曰

耕織政治平排三段反覆六層後變主客兩對安排之法處處高老

張明德曰

不務修德而急於伐人此不揣之甚者篇內引耕織政治分為三段以明欲速不知本之害後又化三段為兩段插入引喻意文勢回翔有情有景雖極變化却刁斗不亂

隨伐楚

僖公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闕穀於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君子憂我之弱而不憂敵之強憂我之愚而不憂敵之智強者弱之對也我苟不弱則天下無

強兵智者愚之對也我苟不愚則天下無智術後之為國者終歲憂敵之強而未嘗一日憂我

之弱終歲憂敵之智而未嘗一日憂我之愚使其移憂敵之心而自憂則誰敢侮之哉以隨之

陋而隣於楚以隨之君臣而與楚成子文抗其強弱智愚判然矣隨非惟不知自憂乃不自量

其力怒臂當輶以蹈禍敗左氏以不量力譏之允矣其言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

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左氏之意以謂楚雖強暴終不敢無故加兵於隨使隨自知力

不如楚甘處退怯則禍何由至哉伐隨者楚也召楚者隨也是隨之敗由己而不由人也見伐

者雖在人無致伐之端者顧不在我乎嗚呼信如是說乃所謂由人而不由己也畏楚而不敢

先動者固出於隨矣所以制隨而使之不動者非楚乎是其不動者名由於我而實由於人也

有宗廟有社稷有民人而寄存亡之命於他國惴惴自保惟幸不見侵陋矣漢陽諸姬楚實盡

之彼豈皆先犯楚者哉隨雖量力自守恪遵信約疆場有豐楚之執事豈其顧盟然則隨雖自

守不能禁楚之吞噬存亡之權固由楚而不由隨也左氏能誦善敗由己之言而止耳孰知善

敗由己之理乎天下之事未有不由己者善者己也極其善則為堯舜禹湯者亦己也敗者己

也極其敗則為桀紂幽厲者亦己也前無禦者欲聖則聖後無挽者欲狂則狂隨侯果知此理

也

則位天地育萬物無不由己况區區之楚何足畏乎左氏謂畏楚為量力不知適以墮人之力

發明量力二字實是由己至理

也古人之所謂量力者蓋有說矣養而未克也為而未成也修而未備也於是量力而未敢輕動焉所憂固在於己而不在於人也養己克為已成修己備有所不動動無敵矣苟以齷齪自

援前句收住有力

保為量力則人將自安於弱而終於弱矣自安於愚而終於愚矣墮天下之力者非量力之論歟

朱字綠曰

左氏量力而動原未嘗禁其不動文看出甘處達性為禁所制反由人不能由己是從無可翻案處翻出新意篇末養未克為未成修未備及己克己成已備兩層說得完全否則以隨小弱而當楚強大不教之效死勿去而導之爭

地爭城是達之斃而已矣

張明德曰

知已知彼此一定之論左氏責其不量力而妄動原是確論東萊以自強立論指定由己不由人意處處刺發以破左氏之說後又發明量力二字實是由己至理是從無可生法處翻出一段至理

東萊先生恐小國不量力妄動以速禍也故教以養之為之修之苟未克未成未備而輕動也則禍矣而又恐甘處達性以終於弱終於愚懼禍而不動焉更有己克己成已備動無敵之說以示之則當此未克己克之時固有一番作用在內尚非僅教以致死勿去也奚云導之以爭地爭城而達之斃哉宋評博議每於無甚緊要小節處往往摘出而仍不能自圓其說故各舉數端書後以待質云

宋公楚人戰於泓

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二十一年宋人為虎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於是

楚執宋公以伐宋二十二年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秋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不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

殲馬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云云二十三年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由涿鹿而至牧野舉帝王之兵更數十戰由六經而至諸子談帝王之兵踰數萬言效非不明

直出

而說非不詳也及宋襄公為泓之役而以帝王之兵自許及至喪敗後世指其一戰之失盡疑

直接三段

帝王之兵為不可信果哉說之遽也宋襄君於宋豈不知宋之弱迫於楚豈不知楚之強今乃

宋襄有三過而不知帝王之兵不與焉

不量宋之力慨然自為盟主欲屈強楚之君於會其愚而不能料事一矣齊桓之霸宋襄耳目

所接也。宋襄自視信義與齊桓孰愈。壤地與齊桓孰愈。兵甲與齊桓孰愈。齊桓九合諸侯終不能屈致楚子。而宋襄乃驟欲致之。其愚而不能料事二矣。孟之見執幾不免虎口。僅而縱釋。曾

未閱時遽忘前日之辱。尚敢稱兵與楚爭鄭。其愚而不能料事三矣。是三者皆匹夫匹婦之所

共曉。况所謂帝王之兵制。遠在千百年之外。斷編遺簡。若藏若滅。若存若亡。是豈宋襄之所能

知乎。觀其料今事之疎。即可見其談古道之謬。雖未交鋒之前。固知其必敗也。說者乃以宋襄

之敗為古道之累。是猶見瞽者之誤評宮角。遂欲并廢大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又謂宋襄無

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於用兵矣。

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於人之所不服也。彼既不服矣。狶縱豕突。亦何所不至。我乃欲

從容揖遜以待之。適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兵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師者曰殄殲乃讎。曰取

彼凶殘。凜然未嘗有毫髮貸其所寬者。惟弗近克奔而已。奔而歸。我是以弗擊。苟推鋒而與之

爭。一旦之命。胡為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之一域耶。公羊

子以宋襄之戰為文王不是過。嗚呼。宋襄何足以知文王。若子魚乃真知文王者也。子魚諫宋

襄伐曹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其言薰然而不

傷。退然而不伐。妙得文王之本心。至於泓之戰。諫宋襄之辭。發揚激厲。奮起勁悍。驟與前日異。

若與文王不相似。與變推移。不主故常。此真學文王者也。知子魚之善學文王。則知宋襄之不

東萊傳義 卷三 六

善學文王矣。

焦弱侯曰

學文王不與宋襄而與子魚所謂善學柳下惠者無如魯男子深得脫胎換骨之法不待辨論而公羊之說自屈尤見筆力之高也

朱字錄曰

博議好用奇峭之句獨此篇舉止端嚴不事詭巧至破宋襄

愚之論極為痛快前說宋襄陳餘以杯水救車薪之火尚許他有一念之合於帝王此并說所言非是帝王之道更直截

張明德曰

度德量力不待智者而知之也泓之戰子魚早已言之宋公不自揣而致有二十三年身死之禍文直起

直斷直結乃為有制之師其說宋襄之愚處更極痛切文之正大而不落纖巧者此篇乃為得之

魯饑而不害

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早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正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天者人之所不能外也世之論天者何其小耶日月星辰之運則付之天災祥妖孽之變則付

之天豐歉疫癘之數則付之天若是者皆非人之所能為吾知崇吾德修吾政而已彼蒼蒼者

吾烏知之哉以湯之時而天旱天與湯未嘗相參也當是時天亂而湯治以秦之暴而天稔天

與秦未嘗相參也當是時天治而秦亂天自旱之湯自養之天自稔之秦自暴之天與人曷嘗

相預耶自世俗之說行天人始離而不合矣魯僖遇旱而欲焚巫尫其陋已甚賴從文仲之諫

亟修旱備是歲饑而不害詳考左氏所載殆未免世俗之見也左氏之意以謂旱在天備在人

泉枯石燥土焦金流人固無如天何修城節費務穡勸分天亦無如人何饑者天之所為也不

害者人之所為也果如是說則所見者不過覆物之天耳抑不知天大無外人或順或違或向

或背徒為紛紛實未嘗有出於天之外者也順中有天違中有天向中有天背中有天果何適

而非天耶左氏謂修旱備為無預於天抑不知文仲之諫自何而發僖公之悔自何而生旱備

取左氏說轉深一層

此一篇闕疑

鎖合起意

接兩段索性把俗論暢說一番

伏左氏旱在天備在人意

奇筆

推其意作斷

一句新轉

天人一體言之變數

之修。自何而出。人言之發。即天理之發也。人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人事之修。即天道之修也。

無動非天。而反謂無預於天。可不為太息耶。善觀天者。觀其精。不善觀天者。觀其形。成王之方。

疑周公。其天固嘗蔽也。及雷電以風。成王肅然祇懼。與召公太公共啟金縢之書。始信周公之。

勤勞。是成王胸中之天。已回於執書以泣之時矣。豈必待天雨反風。未則盡起。然後知天意之。

回耶。待天雨反風。而知天意者。周人之知天也。非召公太公之知天也。

袁中郎曰

元言酒酒如聞手屑

朱字綠曰

駁去天與人無預之說。却先透發天與人無預然後轉入天人一體意。博議多用此法。議論警動。論迴激轉。鬱鬱重周。令人賞而忘倦。能脩早備。即是回其胸中之天。天道遠人。

道過故天。人有時相答。如應。亦有時漠不相應。畢竟崇德脩政。以俟天命。為回天之要。不可非也。

張明德曰

天之為天。昭昭也。然執天以論天。未免拘墟之見。篇中人言之發。即天理之發。人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人事之修。即天道之修。無動。

而非天與人合。而為一。此方是言天。實際先生破左氏無預於天之意。于此已透徹而復結以成王胸中之天。更奇更闢。饑而不害。文仲之言。成之。若非有此創論。幾為左氏所愚。此真可謂之石破天驚。

成風請封須句

傳公二十一年。任公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祀祀保小寡。周禮也。雖夷猶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饒濟而修祀紓禍也。

先王之澤。入人之深。雖至於世降道散。猶相與誦說歌詠而不衰。出於學士大夫之談者。教之

餘也。出於故家遺老之傳者。俗之餘也。出於田夫野父之口者。治之餘也。習其教。漸其俗。思其

治。嚮望懷想。而不能自己。亦其勢之當然。乃若所謂婦人女子者。其視先王之道。果何物耶。蓋

嘗觀詩之變風。往往多出於婦人女子之手。綠衣。莊姜之詩也。泉水。衛女之詩也。柏舟。共姜之

詩也。載馳。許穆夫人之詩也。其詞忠厚雅馴。憂而不傷。勁而不怒。諷然文武周公之遺澤在焉。

疑情以呼本意

是孰開之而孰誘之耶。吾是以知文武周公之化。固有默行乎禮教風俗政治之外者矣。不然

應前學士大夫三段

唱美詩

則婦人女子。豈告語之所可及。防範之所可率哉。成周之澤。至於使婦人女子不能忘。則文武周公之用功深矣。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成風請救須句。特以親暱而發。此人情之常。不足深道。然其言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猶夏。周禍也。成風以一女子。而造次發言。不捨周室。非文武周公之遺化。潛中其心。陰致其意。詎能至是乎。遠矣。周澤之長也。吾嘗紬繹成風。周禮之說。如仲孫湫韓宣子。知之者代不乏人。至周禍之說。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皆不能知。知之者成風一人而已。平王之東。降於列國。異政殊俗。各私其私。曰天禍晉國者。晉人自言也。未聞在晉而言周禍也。曰天禍鄭國者。鄭人自言也。未聞在鄭而言周禍也。成風請救須句。必以邾既滅。須句勢將逼魯。實魯之禍。庶幾動僖公之聽。今乃置魯而言周何耶。成風之意。則有在矣。通天下皆周也。魯非魯之魯。乃周之魯也。須句非須句之須句。乃周之須句也。邾為不道。翦滅周之須句。則為周之魯者。安得不被髮纓冠而亟救之耶。嗚呼。文武周公既沒數百年。以一女子之所見。猶非周時諸侯之所能及。吾是以知周之所以盛。君子蓋為之歎息焉。

朱字綠曰

由周禍一語。勘到周澤之未衰。以學士大夫故家遺老。田夫野叟。映出一女子文勢。方落忽用詩意。隱開引出四個女子。以見周澤不止遺於一人。益徵其遠入題。後擒定兩周字。發論一層。又單擒周禍二字。深論一層。列國不能及。一層。成風如讀匪風下泉之詩。

張明德曰

成風以一女子能推本文武之道。化東萊以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皆不能言及此。知者成風一人。因而追思周澤之未衰。文武成康之舊猶如昨也。擒定周字。發一層。又單

擒周禍二字。發一層。有一題即要發揮一透胸有成竹。故目無全牛。

秦晉遷陸渾

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物之相召者。捷於風雨。地夷而人華者。公劉之治豳也。以華召華。不旋踵而有文武之興。王地華而人夷者。晉帝之納款也。以夷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虜。是知居夷而華者。必變夷為華。居華而夷者。必變華為夷。物物相召者。未嘗不以其類也。中天下而畫壤者。是為伊洛。萬國莫先焉。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自伊洛而俯視夷狄。猶鈞天帝居與區溷。然相去不知其幾千百等。政使風俗墮壞。何至遽淪於夷狄乎。辛有一見被髮之祭。預期為戎於百年之前。而秦晉之遷陸渾。果不出其所料者。抑有由矣。曠百世而相合者。心也。跨百里而相通者。氣也。伊洛之民。雖居中華。聲明文物之地。然被髮野祭。意之所向。已在於大荒絕漠之外矣。故以心感心。以氣動氣。安得不為陸渾之遷哉。既為沮澤。潒水自歸。既為羶肉。螻蟻自集。既為夷俗。戎狄自至。辛有所以能預期於百年之前者。非有他術也。閒田隙地。散在九州者。尚多也。秦晉必徙於此而不之他焉。陸渾亦必居於此而不之他焉。是豈嘗擇而處之哉。風聲氣習。自相感召。以默而驅之。潛而趨之。蓋有不能自己者矣。是故秦晉非能徙。不得不徙。陸渾非能居。不得不居。罪在此而不在彼也。使在我無召戎之具。彼胡為乎來哉。嗚呼。辛有可謂知幾矣。然其言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吾以為猶未盡也。善惡無定位。華夷無定名。一渝義禮。旋踵戎狄。彼被髮野祭之際。固已為戎矣。豈待百年而始為戎乎。陸渾未遷之前。戎狄其心者也。陸渾既遷之後。戎狄其形者也。人徒以秦晉之遷陸渾。為亂華之始。不知伊洛

之為戎久矣。豈待豐耗其服。穹廬其居。侏離其語。然後謂之戎哉。十九年掘鼠牧羊於北海之濱。而未嘗少改蘇武之漢也。承乾身未離唐宮。而已純乎突厥矣。天下之可畏者。莫大於吾心之夷狄。而要荒之夷狄次之。

首段泛論物類相召之理。引兩事以實之一。一反一正。為本題作引。接入伊洛先論形勢說不應有連戎之事。作翻點題後推原其故。揭心字作骨。從心字生出氣字。暢發所以然之故。反覆推勘。議論深透。文於山窮水盡處。再就羊有語推進一層。令閱者如達武陵桃源。頓闢異境。造句奇警。其利心也可駭。其懷心也可喜。再借再事旁証。收句結束全篇。滴水不漏。結構謹嚴。有法。○朱張本俱闕此篇。從瞿世璠本補入。

子園逃歸

傳公二十二年。晉太子園為質于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中櫺以園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依後情疏義薄

謀於塗者。不若謀於鄰。謀於鄰者。不若謀於家。非遠愚而近智也。愛淺者其慮略。愛深者其慮詳。理也。亦勢也。四海九州之人。卒然相遇。問焉而不對。叩焉而不應者。則有之矣。家人婦子則不然。同分義。均休戚。內無所隱。故其情真。外無所飾。故其語真。以真遇真。懇款惻怛。往往得利害之真焉。彼家人婦子之智。非果踰於他人也。智者之畧。固不如愚者之詳也。故家人婦子之謀。智慮有所不及。聰明有所不逮。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豈肯僥倖苟免。而懷不盡如塗人之為耶。異哉。嬴氏之於子園。何其親則同室。而情則塗人也。當子園逃秦而歸。曾不為之反覆訂議。遽告之宜歸。以順其意。又不與之俱。以脫其身。又自詭不泄。以解其疑。意之所主。特欲自為僥倖苟免之計。苟免固賤行也。然世人之苟免者。猶曰姑以免吾身焉。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意欲苟免。却失自全之義。喚醒真切。○意欲苟免。却失自全之義。喚醒真切。○也。害於彼則傷於此矣。義不足以全子園。又何足以全其身哉。此嬴氏所以始欲苟免。而終不